



大众讲坛预告

5月14日中共济南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闫以功教授讲——

开天辟地建伟业

1921年-2011年,中国共产党走过了90年的光辉历程。90年来,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只有50多名党员、处在地下秘密活动的小党,发展到今天在中国已执政60多年,并有近8000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这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堪称一个奇迹。正像人间一切事物一样,万事开头难。在90年前,当时只有几十名党员的各地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是怎样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阴霾笼罩下的华夏大地创建了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

5月14日上午9:00,在迎接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之际,大众讲坛邀请到了中共济南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闫以功教授就这段开天辟地的建党伟业给大家作一介绍,目的在于唱响共产党好的主旋律,并以此来庆祝中国共产党90华诞。

闫以功,山东巨野县人。1983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政治系。现任中共济南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共党史教授。参与山东省社会科学“八五”、“九五”规划的有关课题研究,主编、参编著作20余部,在核心期刊、报纸等发表论文30余篇。

5月15日山东大学数学学院院长刘建亚教授讲——

数学文化

数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早已是人们的常识。历史地看,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名人,往往本身就是数学家。最著名的如柏拉图和达·芬奇。晚近以来,爱因斯坦、希尔伯特、罗素、冯·诺依曼等文化名人也都是20世纪数学文明的缔造者。高斯说过:“数学是所有科学的女王。”高斯的语录阐明了数学的崇高地位。与此同时,数学在人类生活中又有着广泛的应用,因此又可以说,数学是所有科学的女佣。文化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方式,而数学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5月15日下午2:00,大众讲坛邀请到了山东大学数学学院院长刘建亚教授做题为《数学文化》的讲座,本讲座试图讨论数学文化、数学文化的传播以及数学文化人等方面的内容。

刘建亚,山东大学博士生导师,2005年获得首批国家级教学名师奖,2009-2010年度,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member,现担任山东大学数学学院院长。

咨询电话:85590666

公益讲座,无需门票,欢迎参与

大众讲坛

山东省图书馆 齐鲁晚报联合主办

散金台上说“两疏”

□王军

枣庄市滕县的滕藤村与城前村之间,有一处高约三米、长达一百多米的台形遗址,名二疏城,又名散金台。据《峄县志》记载:“二疏城,县东四十里,地名滕藤,汉疏广、疏受归老于此。”台上原有一寺庙,明弘治五年(1492),按察司副使赵鹤龄在寺前建二疏祠,嘉靖十年(1531)峄县县令李乃曦将祠移至寺后重修,并塑二疏像。

二疏即西汉中期名臣疏广、疏受叔侄,疏广曾为太子太傅,疏受曾为太子少傅,叔侄同为太子刘爽(汉元帝)的师傅。

在两位高师的教导下,刘爽柔仁好儒,敏而有辞,并且多才多艺,能写一手漂亮的篆书,至于弹琴鼓瑟,吹箫度曲,辨音律等等,无不穷极其妙,令人叹为观止。但刘爽并不是当皇帝的料,他性格拘谨,优柔寡断,以至于父皇汉宣帝训斥他:“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并叹道:“乱我家者,太子也!”

果然,刘爽即位后,信用宦官,再加土地兼并盛行,社会危机日深,昭宣中兴从此开始衰败。

由此看来,作为培养皇帝的老师,两疏虽学问渊博,但其教育方法有很大问题。

回头再说二疏。元康四年(公元前62年)一天,疏广对疏受

直到今天,一些有识之士也在用散金的方式,回报社会,而不愿让财富成为后代们的负担。这就是散金台给为人父母者的启迪。

说:“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官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惧有后悔。岂如父子相随出关,归老故乡,以寿命终,不亦善乎!”疏受点头称是。于是,叔侄俩向朝廷上书称年迈多病,恳切要求告老还乡,“上以其年笃老,皆许之。加易黄金二十斤,皇太子赠以五十斤”。

荣归故里的叔侄俩,既没有把黄金分给子孙,也没有置办田产,而是每日在家中设宴,“请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并将大部分黄金送给了贫苦乡邻。族人对疏广说:“你的子孙如今已到成家立业的年龄,你应该节省点,为子孙们购置点田地房产才是,千万别坐吃山空呀。”疏广答道:“家中已有的田地和房屋,只要子孙足够勤劳,不至于挨饿受冻,过上常人的生活没有问题。如果增加了,只能让子孙更加懈怠和懒惰。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何况,过于富贵,还会招来众人的眼红和怨恨。”他仍旧天天宴乐,朝朝散金。据《齐乘》云:“二疏归乡里,顾有旧田庐,娱乐终身,不为子孙

增益产业,宁有如是之宅?询之耆旧,谓乡人感其散金之惠,共筑此城。即城内古寺其故宅基也。

疏广的做法看似不近情理,但他的功成身退使他得以颐养天年,后代虽没见过有什么大作为,但都平安度过了一生。

可是,古来有多少人参不破这个道理啊,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许多人一辈子兢兢业业,克勤克俭,甚至有的人走歪门邪道,贪污受贿,广积田产,目的就是想给子孙多留下点东西,让他们不仅衣食无忧,而且还要享尽荣华,而结果如何呢?

想到一个故事:清朝末年,封疆大吏左宗棠告老还乡,在长沙大兴土木,建造亭台楼阁,要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些房产。他担心工匠们偷工减料,每天都要到工地转一转。有位老工匠对他说:“大人,请您放一百个宽心,我做了几十年工匠,造过无数高宅豪宅,从没有倒塌过。但是,屋主易人可是常有的事情。”左宗棠闻听此言,一脸惭愧而去。

今章丘博平村有一条古官道旁,一个个古老的大宅门气派

异常,令人啧啧称赏。想当年,一个个腰缠万贯的富商大贾,从这里出出进进,何等显赫。然而曾几何时,如今的后代们守着已显破旧,屋顶长满蒿草的老宅子,不仅没钱翻盖,甚至房屋坍塌了都无力修葺,彼时的“笏满床”、“歌舞场”,眨眼间变成了陋室空堂,衰草枯杨。

如今,许多家庭都是独生子女,父母对子女的关注超过了历朝历代,“再苦不能苦孩子”这句话好像成了许多做父母的共识,然而,自古至今,多少人正是从小吃苦历经磨难才锻炼成才的;而娇生惯养,从小养尊处优不但鲜有出类拔萃者,甚至走向反面,财富不但没给他们带来好处,反而成了套在他们身上的枷锁。

林则徐也说过:“子孙若我,要钱干什么?贤而多财,财损其志;子孙不若我,要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他的话和二疏的做法如出一辙。直到今天,一些有识之士也在用散金的方式,回报社会,而不愿让财富成为后代们的负担。这就是散金台给为人父母者的启迪。

有“蓬”自远方来

□于冠深

“人间仙境”是蓬莱阁最大的特点了。置身于蓬莱阁下,人不能不惊叹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奇绝。然则,我欲加以描摹,就感到无地自容的笨拙了。

刘禹锡先生之《陋室铭》中有句:“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在我看来,这似乎就是为蓬莱阁写的。那是

我第二次到蓬莱阁的时候,一面信步游览,一面心里掂对,及至回到住处,一篇仿《陋室铭》的《蓬莱阁铭》——前四句一字不改——基本打出了腹稿——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真胜地,仙聚龙腾。沧海万顷碧,丹崖千丈红。谈笑游人乐,流连五洲朋。可望蜃楼,观日升。涤尘俗之虑耳,忘浮世之纷争。人间鲜其儆,或能比天庭。颂袖云:英雄折腰。

久已乎在我的家乡禹城,有一个与蓬莱有关的传说。我感到遗憾的是,我两次到蓬莱阁,不曾听任何人提及。兹特转述如下。

话说大禹当年治水,来到我

有道是,“看景不如听景。”我以为这大概就是某些一般的景点来说的。至于非同一般的景点,就不是这样了。比如说吧,我曾两次游览过蓬莱阁。蓬莱阁给我的感觉则是:百闻不如一见,一见胜过百闻。

我的家乡,站在距我们村子只有五六华里古称“具丘山”——后来改称“禹王台”——的一个积土成山的高地之上,望着四处泛滥浩渺无际的洪水,念及流离失所的百姓,跟东海龙王交涉,让他将水位后退一千里。开始龙王不应,大有寸土必争之势。大禹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龙王小有让步:将水位后退一箭之地。大禹表示同意,于是挽弓在手,把箭轻轻射出。那箭不偏不倚恰好落在

一株浮在水面的特大碱蓬棵上。就在这个时候,老天爷刮起风来。载着大禹所射之箭的大碱蓬棵,漂呀漂呀,一直漂出近千里之遥,方才停下。龙王没想到是这样一种结果,虽然懊恼,却

也无奈,只好如约将水位退到碱蓬棵停下的地方。碱蓬棵停下的地方,就是现在蓬莱所在的地方了。

这真是一个十分难得的美丽传说:既因大禹的智慧而美丽,也因龙王的诚信而美丽,更因包括蓬莱民众在内的千百万黎民百姓摆脱“人或为鱼鳖”的滔滔水患而美丽。关于“蓬莱”的命名,说法不止一种。根据上述传说,“蓬莱”与“恶衣服,菲饮食,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的大禹联系起来。这样的联系,无疑是蓬莱阁文化之幸。有诗为证——

有“蓬”远方来,一箭蓬上载。漂漂越千里,万众笑开怀。

美在蓬莱阁 有奖征文大赛

齐鲁分类招聘 全省17地市 同步发布 10元/字 广告发布热线: 0531-67886618/28/38